

【而實無有始覺之異。以四相俱時而有。皆無自立。本來平等。同一覺故。】

這段是說明，為什麼本覺與始覺不二，給我們說出這個道理。前面說過，名字覺、相似覺、隨分覺、究竟覺，這個四種究竟是回什麼事？這裡給我們說清楚，要是實在的講是『無有始覺之異』，「異」就是不一樣，無有異就是相同的。換句話說，從最粗顯的覺悟業果的滅相，一直到如來地，這十地菩薩究竟覺的實相，實在是不二的，沒有兩樣的。底下就解釋這個道理。『以四相俱時而有』，「四相」就是指前面講的四種相，「俱時」是都是迷的時候好像有這回事情，這個有不是真有，是似有，好像是有，迷的時候才有。『皆無自立』，「無自立」就是都沒有本體，也就是都沒有自性。可見得實相不要說這四種始覺，就是將無量的始覺也是同一個性質，迷時假有，不是真有，既然是假有了，假與假不二，所以初位的始覺與究竟位的始覺是不二的。我們常言說得好，小巫見大巫，五十步笑百步，統統都在迷位上。博地凡夫固然迷，迷得重，等覺菩薩還有一分無明沒破還是迷相；換句話說，總是在迷位上，這個東西不是真有。就是前面這個大前提，我們要記住，「知妄本空，知真本有」，所以這個大前提要很清楚的理解，決定不迷惑。

因此『本來平等，同一覺故』，這就是生佛平等，聖凡無異。《圓覺經》裡面講「眾生本來成佛，生死、涅槃，猶如昨夢」，像昨天晚上的夢一樣。由此可知，始覺與本覺原來的相就是不一不異，單就迷的這方面來講，不異，前面講有四種，剋實而論沒有兩樣，全都是虛妄相，絕不是真實的，真實沒有這回事情。這個認識不

單單是講在修證上，修因至果最大的障礙破除了，沒有了，就是世出世間所有的問題都得到根本的解決。譬如我們今天這個世界上，我們講的政治上的問題、經濟上的問題、思想上的問題，種種這些問題都能夠得到解決。為什麼？所有問題之發生都是在迷，如果要覺悟的話哪有問題！今天這個世界人口固然是多，可是種種災難，實在上是眾生迷惑顛倒造成。

我們從歷史的發展演變來觀察，在中國商周時代，可以說那是個部落的時代，你說周朝為天下之共主，實際上是什麼？就等於現在聯合國這個情形一樣，比那個尊嚴一點，大家推崇他。諸候是小國，你在歷史上看到大國方圓不過一百里，小國只有五十里，你們想想中國的里，尤其是周朝的里比現在的里距離還要近，那五十里現在算算不過是二十公里，二十公里那個小國，你現在坐個汽車幾分鐘從這頭到那頭，這個國界線就達到了，所以幅員很小很小。甚至於一個小國沒有我們現在一個鄉大，只能像我們現在一個村，它就是一國。所以在周朝時候，一般講是八百諸候。但是周朝的版圖，你們諸位曉得，也只是在黃河流域、長江流域，就是中原這幾個省，這裡面有八百國。可是到大一統之後，這些國都變成了郡縣，國的界線沒有了，這八百國都是一國人，我們想想對不對？對的，有道理。

今天科技發達，交通工具發明，在以前，譬如在滿清那個時候，我們從這一縣到那一縣，就台灣來講，當時沒有鐵路的時候，從台北到新竹，大概得走兩天，徒步，頂多是騎馬了，得走兩天才能到，兩天的路程。如果從台北到高雄，大概要十天的路程，十天半個月才能到。所以客人來了的時候很歡迎、很高興，不遠千里而來，千里就很遠了。今天的時候，我們從台灣到美國也不過是十幾個鐘點，台灣飛美國十二個小時。我記得我民國三十八年到台灣來的

時候，從屏東到台北坐火車十二個小時。換句話說，到美國多遠，也不過就是台北到屏東這個距離而已，這是講坐火車。如果要步行的話，那大概連到新竹還不到。你從這個地方去看，我們就要有個覺悟、要有個覺醒，將來的世界是天下一家，國與國的界線不要看得太重，看重的是什麼？是人與人的關係這才是對的。人與人的文化思想如何溝通，如何能夠共存，大家都能夠享受幸福的生活，朝這個方向去走。

如果每個人都有這個觀念，我們今天這個世界的人很幸福。你們想想現在這些大國，每年花在造原子彈武器這些錢，花多少錢在這上面，有什麼用處？這些東西帶給眾生是幸福嗎？如果大家都不造，拿這個錢來做社會福利事業，我們的生活水準普遍的提高。為什麼不能這樣做？迷，所謂這些政治家都是迷得特別深，搞這些東西。這些東西造得愈多，這個世界一切眾生人心不能安定，不曉得哪一天大戰爆發，不知道哪一天災難要降臨，這些災難人為的，不是天災。為什麼不將這些科技來研究防範自然的災害？現在不但不防範自然，製造自然災害，製造人為的禍害，這都是迷惑顛倒。

學佛的同修們，今後唯一的一個使命，就是喚醒一切迷惑顛倒的眾生。如果你要在外面叫他這麼說法，他不相信，為什麼？認為是你的意見、你的想法、你的說法，就是我們自己的智慧、德望不足以服人。我們拿來釋迦牟尼佛的經典，佛是這麼說，這個話不是我說的，我們大家聽佛這個說法，我們仔細想想，佛講得對不對？如果覺得他對，覺得他有理，我們就應當依教奉行。誰能夠奉行誰就得自在；換句話說，誰能夠奉行誰的生活就踏實、就幸福。這是世間人追求的現實，最現實無過於佛法。如果要把這個當作說教來看，那錯誤，佛不說教，佛是教我們仔細去想想。因為我們的本覺是迷並沒有失掉，往正法、淨法上去想，就與本覺相應，相應就生

始覺，這就是開智慧。所以這一節文確實不但是修學關鍵的所在，就是我們奠定信心的基礎，也是我們生活在世間不可缺少的一種理念，如理的觀念。下面經文說明「本覺」，這是從三大上來解釋，就是體大、相大、用大，這段是先把綱提出來。

【復次。】

文上加一個『復次』，就是又是一個段落的起頭。

【本覺隨染分別生二種相。與彼本覺不相捨離。】

『本覺』就是體大，『隨染分別生二種相』，底下說明了：

【云何為二。】

哪兩種？

【一者智淨相。二者不思議業相。】

『智淨相』就是相大，『不思議業相』就是用大，「本覺」是體大，這是將體相用三大說出來了。下面這個體，前面所說的都是講的體大，都是講的本覺。底下要就相用上來說明，一個是「智淨相」，一個是「不思議業相」。

【智淨相者。謂依法力熏習。如實修行。滿足方便故。】

這個地方文字很少，可是卻是修行的綱領，『智淨相』就是我們講的般若智慧。體大這是法身，「智淨相」是般若，不思議業相是解脫，也就是三德祕藏。般若從哪裡來的？是『依法力熏習』，「法」是指諸佛菩薩說法的力用，來熏習我們帶染的本覺。『如實修行，滿足方便故』，「方便」都是指的佛法，無量無邊的方便法門。可是我們得「如實修行」，跟前面序分裡面稱讚的三寶，如實修行者。實就是指的體大，就是指的真如本性，在我們念佛人來講就是指的一心不亂。換句話說，無論你用什麼方便法，你所修的是一心不亂，你所修的是本覺、是本性，這就叫如實修行者。假如我們用佛門裡面種種的方法修行，我們的方向、目的不是在一心不亂

，不是在求本覺，那就不是如是修行者。我們再說得淺顯一點，修行就是修清淨心、平等心，無論哪個行門，是不是修我們的心一天一天清淨、一天一天平等？是不是修這個？平等心、清淨心並不是坐在家裡不動，這樣修法的，這個修法修成了，小乘，自利不能利他。

如實修行者在哪裡修？在社會大眾當中修。你沒有看到善財童子嗎？你看看人家在哪裡修？人家在社會上修，在人群當中修。如何修法？服務於大眾，服務於社會。四弘誓願裡面眾生無邊誓願度，怎麼度法？經裡面講六度萬行，六度萬行做到哪一條？坐在這裡不動，享福，就六度萬行都圓滿了，沒有這個事情，連百丈大師還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釋迦牟尼佛成佛了，這沒有話說了，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」，成佛了。成佛之後，四十九年足跡遍及五印度，他哪一天閒著了？他哪一天在那裡休息？沒有閒著，沒有休息，從事於教學的工作。生活上，你看佛的待人，經典裡面有記載，弟子當中有年歲大的，衣服破了縫縫補補，穿針穿不上，釋迦牟尼佛替他穿針，誰有困難，他見到了都去幫助，都親自動手。在一個團體裡面，絕不是說工作大家做，佛可以不要做，不是的，佛自己一樣也參與，跟大家一樣的。顯示出佛法是平等的，生活是打成一片的，這樣的修行叫「如實修行」。

諸位要曉得，理事不二，性相一如，我們與法性相應，就要與一切事相相應。你說我與法性相應，我與一切事不相應，這個還是不相應；與事相應，不與理相應，也是不相應。你看，凡夫也非常勤奮的工作，他與事相應，他不與理相應，所以這個不叫如實修行。小乘阿羅漢、辟支佛與理相應，不與事相應，他在深山面壁，在那裡參禪打坐，對於服務社會的工作他一樣也不幹，所以他也不相應。唯有菩薩是理事都相應，事上的修學，今天來講就是服務，財

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是服務，所謂是出錢出力，以我們的智慧貢獻給社會大眾，這就是事上的修行。無條件的貢獻於社會，貢獻於社會你雖然無條件為別人服務，別人還這樣也不稱心，那也不滿意，還要閒言閒語，還要諷刺、毀謗、侮辱，你還要能忍受。所以這個世間人不肯幹，這傻瓜做的事情，學佛就是學傻瓜。我們看到這是好事，對大家是好事就應該做，傻人才有福，伶俐人沒福，傻人才有福。這句科判裡面標得很清楚，這是講的修因。下面說的斷果，能夠這樣修行智慧開了，清淨的智慧就是般若智慧，智慧開了它就起作用，能斷煩惱。

【破和合識相。】

『和合識相』是第八識，真妄和合第八識。

【滅相續心相。】

『相續心相』是第七識，貪瞋我慢恆相隨，它不間斷，這是第七識，這就是說淨智相現前的時候轉識成智。

【顯現法身。】

『法身』是破了妄想、妄執才顯現的。我們的清淨法身為什麼不能夠現前？因為我們有妄念，因為我們有執著。正如同昨天我們在《疏鈔演義》裡面，引用《華嚴經》上佛說的，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。我們捨了妄想，捨了執著，法身就顯現。這個法身顯現在佛法裡面可以算是第一等的地位了，法身大士，就不是阿羅漢、辟支佛所能比的，阿羅漢、辟支佛沒有證得法身。在前面始覺位上，第三始覺才證得法身，別教初地的地位，圓教是初住的地位，這個天台大師判藏通別圓，賢首國師判小始終頓圓，這個裡面味道都很深。為什麼？你仔細一觀察這些講法全都是方便說，這個方便說裡面叫我們開智慧。所以我們看四教五教，千萬不要死在那個句子裡頭，那就糟糕了。四教五教跟

佛說經的用意一樣，因言遣言，譬如我舉一個例子給諸位說，你就會能夠體會到這一點。別教初地菩薩破無明，破一品無明見一分法身，這才開始。到成佛十二品無明，圓教初住菩薩就開始破一品無明見一分法身，所以他們地位是平等的。

別教的初地跟圓教的初住是平等的，而圓教裡面講四十一品無明，由此可知，講四十一品也行，講十二品也行，可以多、可以少。為什麼？多即是少，少即是多，多與少原來不二，這就教我們不要執著。圓教十信菩薩沒見性，別教三賢菩薩都沒有見性，圓教從初信到十信十個位次，而別教裡面，從初信到第十迴向四十個位次，這不就是說明了無有定法可說。你要執著有個定法，這就是妄想執著，法有沒有？有，雖有而不是定法。你在這裡面就自在，就不生煩惱，不再起執著。佛法說無有定法，佛法是覺法，覺悟了則無有定法可說；換句話說，有定法可說是迷而不覺。你要是真正覺悟了，一切世出世間都沒有定法可說，為什麼？因為法是平等的，法是一味的，法是同體的，諸法是不二，這在了義經論裡面都說得很多、說得很詳細。我們明白這些道理了，就要在日常生活當中去做到，這樣才是如實修行，他的效果才能開智慧、斷煩惱，「顯法身」。

【智淳淨故。】

『淳淨』就是般若智慧，智淨福滿，智慧清淨，福報就圓滿。福報是從智慧生的；換句話說，一個人如果沒有智慧，那個福報，我們平常講有漏的福報，不是稱性的。有漏福報裡面絕不單純，正如同《老子》所說的「福兮禍所倚」，這就是福裡面沒有慧；換句話說，它隱藏著災禍。有智慧的福報跟沒有智慧的福報從什麼地方看？實在上講很明顯，有智慧的福報一定是大家享，他有福報，他福報他不是一個人享，他要大家享，這是有智慧的福報。沒有智慧

的福報，他那個福報是一個人享，我一家人享，不是我自己家的人享不到他的福，這種福報是沒有智慧，是世間所謂有漏福報。這個大家享，諸位曉得，這個福報就享不盡，因為你一面在享受，是一面又在培植，所以享不盡的。你一家人享，這個福報是前生修的，享得盡的，享盡了以後怎麼辦？享盡以後苦難就來了。

諸佛菩薩是大福報，他不一個人享，他要叫一切眾生都分享，為什麼？經上常講「同體大悲，無緣大慈」。他知道一切眾生都是自己，眾生享這個福就是自己享福，正是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」。這也是我們學佛人首先要把心量拓開，不能容人、不能容物沒有辦法入佛門。佛門廣大了，佛門太廣大，你沒有廣大的心怎麼能入得進去？入不進去。必須自己有廣大的心，與廣大佛門它才能相應。所以小心眼沒辦法，入不進去，小心眼念佛不能往生的，因為西方極樂世界是大乘心，是大心量。你心裡頭還有不能容的人，不能容的物，到了西方極樂世界，必定會被排斥在西方世界的外面，進不去的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你要想往生佛國，心地要乾淨，一塵不染，一切物都能夠包容。這是「直明淨相」，這段經文在唐譯裡面說，「淨智相者，謂依法熏習，如實修行功行滿足」。這個很好懂，這個翻譯的比這邊句子還容易看清楚。「破和合識，滅轉識相，顯現法身清淨智故」。這個意思也翻得很明顯，文字也很好。

【此義云何。以一切心識之相。皆是無明。無明之相。不離覺性。非可壞。非不可壞。】

這段是法說，下面是比喻，所以這是事實的真相。我們在《般若經》裡面常常看到的諸法實相，這是講的諸法實相。『一切心識之相』，正如《百法》所說心法、心所有法、不相應行法，這都是「心識之相」。乃至於色法，色法從哪裡來？是心心所變現的，所以色不是真的。色法是依他起性，心心所既然不是真實的，是虛妄

的，色法怎麼會是真實？如果我們還貪著在色法上，這不叫顛倒叫什麼！諸位如果要明白這樁事情，你立刻就體會到，這個報身佛相，佛有無量相，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了，「身有無量相，相有無量好」，這樣好的身相，與餓鬼、畜生、地獄的最醜陋的相，原本不二。為什麼說不二？心心所變現之物。無量的相好是心心所變現的，那個醜八怪也是心心所變現的，那有什麼兩樣？沒有兩樣。所以你要是理上覺悟了，相上就平等。

我們見到好相，喜歡，見到醜的相，厭惡，這是不覺。為什麼？智淳淨裡面，就是清淨心裡面沒有好惡之心。好惡之心是五十一個心所裡面的貪心所，我們起作用的時候是貪心所在起作用，不是平等性在起作用；平等性起作用是一不是二，決定平等。在前面講「如實修行，滿足方便」，這兩句話這麼念過去不行，這就是一個修行的例子，世界上最美好的、最醜陋的，在你心裡面是一樣清淨平等，這是如實修行。為什麼？那正是像《楞嚴經》裡面，你是用見性見色相，而不是用眼識見色相，識有分別，與識相應的心所才有好惡。你要不用八識，當然就不會與五十一個心所起作用，五十一心所不起作用，你心是平等的，境界是平等的。這個時候顯示出來叫做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，為什麼？人跟我是一不是二。如果這裡頭，我、你、他，這是第六意識裡頭的分別，就是六識在分別，七識在執著，這就是不如實修行，這裡頭就沒有方便。

所以我們到什麼時候才學到這個境界，才修到這個地步？我的衣服誰喜歡穿，穿得合適拿去。這個人我很喜歡他，我送他，這個人我討厭他，他拿了也一樣，你要心做到這個地方，你心才逐漸平等，才是如實修行。否則的話，口頭上的修行，實際上與心與行根本就不相應，那修的什麼行？一天到晚修煩惱。修煩惱那就是修輪迴，修貪瞋痴就是修三惡道，不是修佛道。嘴巴裡講，我要求生西

方極樂世界，實際上是如何？修的什麼路？修的阿鼻地獄，搞這回事情，顛倒其事。你要是追究其原因，事實真相不了解，沒看破，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不知道物與我的關係，沒搞清楚。

佛在示現成道一句話道破，我們常常提在口頭上為什麼不覺悟？去了妄想、去了執著這就成佛。本來就是佛，智慧圓滿，福德圓滿，為什麼起分別、起執著？我們要想求開智慧，智慧是本來有的，不是外來的。千萬不要以為我多念書、多學習，我就開智慧，不是的，智慧是本有的。尤其此地給我們講始本不二，不但本覺是本有的，始覺也是本有的，不二，本覺是本有，始覺哪裡是外來的？所以智慧是本有的，福德也是本有的，去掉了妄想執著就現前。你妄想執著不斷就不能現前，妄想執著愈重，煩惱就愈多，在十法界裡面就愈往下面墜落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妄想執著輕的，十法界就往上升，十法界升沉就是這麼個道理。

到你淨智福滿的時候，在你自己，我們拿世間話來說，實際上說得都不一樣，我們世間講意識形態，佛法裡沒有這個東西，有這個東西糟糕了，障礙。就是你自己真正感覺到整個宇宙是你自己一身，是自己一個身體。宇宙一切的活動，就好像我們身體血液在身上循環一樣，是一不是二，這才是真正的同體。所以佛講的同體，我們沒有辦法想到這個境界，我們只是想像是同體，假想是同體，不是真正的同體。到如來這個位子上是真正同體，絕不是假想的同體。我們為什麼證不到這個真正的同體？就是我們沒辦法捨阿賴耶識，捨阿賴耶識才見到真正同體。一般的講法，捨阿賴耶識是八地菩薩，第八地的菩薩不動地。

所以我們要曉得「一切心識之相」，全是無明。可是『無明之相，不離覺性』，無明是依本覺而有的，無明就是不覺，明就是覺。本覺是不可壞，依本覺而起的無明，『非可壞，非不可壞』，這

兩句話不好懂，我昨天給諸位比的身跟影，身是真的、存在的，不可壞；影是依身而起的，它的形相怎麼樣？就是此地講的「非可壞，非不可壞」。非不可壞就是可壞，怎麼可壞？在沒有燈光之下看沒有影了，可壞。可是在燈光之下這個影又出現了，就是這麼回事情，這就是它的真相。了解真相之後，這個影我們要不要去把它破壞掉？不需要，為什麼？不礙事。什麼時候這個影礙你的事，你必須把這個影給它破壞掉了？不礙事。這個只要你覺，只要你不迷就行了。下面這個比喻也很好，把它比作水與波，不即不離。

【如大海水。因風波動。】

這是比喻。

【水相風相。不相捨離。而水非動性。若風止滅。動相則滅。濕性不壞故。】

這就是用水與波，說明非一非異的道理。水跟波不能說是一，也不能說是二，你要說二，水就是波，波就是水。你要說一，為什麼會建立兩個名詞？這兩個名詞當然就兩個相，水我們講平靜的，波是動盪的，一個是靜的相，一個是動的相，但是動靜原本不二。靜也是『濕性』，動還是「濕性」，水的濕性並沒有因動靜而有所改變。在這個地方將覺性比作水性，將無明比作風動，風動無論鼓起多麼大的波浪，總而言之，那還是水，還是依覺性而起的，浪是依水而起的，這個無明是依覺而起的。前面道理不明白，我們從比喻裡面去想，就能夠得到一個大概。對於這個事實真相才能夠有些彷彿的體會，漸漸的求深入、求明瞭，了解事實的真相。下面是把喻跟法合起來說：

【如是眾生自性清淨心。】

這就是比那個海。

【因無明風動。】

諸位要曉得，明是不動的，『無明』是動的。

【心與無明俱無形相。不相捨離。】

『心』確實沒有『形相』，『無明』也沒有形相。昨天下午有個居士，第一次到我這裡來，一個朋友介紹來的，他研究《易經》。他在《易經》上發現了一個問題，他說《易經》自古以來這些人，歷代的這些研究易學的都講錯了，他發明一個說法，我說怎麼講的？他講給我聽，由無極而生太極。實際上我們中國的《易經》，諸位要曉得，只從太極講起，沒有無極，哪講個無極？只是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萬物。這是周公、孔子、文王這個《易》都是這個說法，都是從太極講起的。而無極是周子所說，周子、程子、朱熹這就是宋儒，宋儒為什麼把太極上加個無極？大概是受了佛教的影響，佛教講無始無明，好像覺得太極還不夠，再想想《老子》所說的，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。恐怕是從這個思想上，再把太極上再加一個無極，實際上這都是沒有必要。正如同以後研究唯識的人，要把阿賴耶識第八識上再加一個第九識，第九識是真如本性，用不著，不必這個講法。

他的說法，他說無極到太極當中，應當還有一樁事情，不能說從無極就到太極，無極是無，應當還有個有，無生有，有再生太極。我聽聽點點頭，因為他也有相當地位不必多說。加上無極已經就是多事了，諸位要曉得，聖人說法，無非是教你把這個道理通達就行。言辭愈簡單愈好，簡單的不能體會，不得已才加一點；一句話就開悟了，這多省事。像我們中國禪宗裡面，你看禪宗語錄的機鋒語，幾句話就開悟了，什麼事都沒有了。我們拿六祖大師做例子，黃梅傳授的時候，五祖給傳授講《金剛經》，講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。他就恍然大悟，下面就不講了，他沒事情了，已經開悟了。要曉得這是說法的旨趣，是教人發悟的，悟了一切都完了、一

切都圓滿。悟了以後再要去研究、講解，那就叫畫蛇添足，多餘的。只有在未悟的時候這個還得要講，或者是沒有徹悟的時候要講，已經徹悟了不必說了。所以我們看六祖大師這一悟之後，說的這幾句話，全都是悟到自性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；何期自性，能生萬法」，這個相是徹悟之相。

所以以後六祖聽人念經，一聽之後這個經裡面所講的旨趣，他統統了解，無論什麼人學什麼樣的經典，你有不曉得，你只把經文念給他聽，他就給你講解。他那個講解絕不是斷章取義，是融會貫通，不但這一部經從頭到尾融會貫通，一切教義統統融會貫通。而且解釋的言語簡單明瞭，一點都不囉嗦，教人一聽就明白了。這都是基本的一些理則，我們要不曉得，在修學上就增加了許多的困難。所以這個心跟無明都沒有跡象，無有跡象可尋，但是，它不是無，它確實有，有又沒有跡象，所以我們沒有法子就叫它做空，空不是無，空是有。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抽象概念，它真有，像幾何裡面的圓心，這圓心確實是個抽象的，你不能說它沒有，它確實有，有在哪裡？找不到。幾何裡頭的點就是如此，點移動成線，線有跡象，點沒有跡象；線移動成為面積，這個時候相很粗顯、很明顯，我們大家都能夠覺察得到。可是那個點是個抽象的，它是存在的，佛法裡面講的空，就如同幾何裡面講的點，講的圓心，不能說它有跡象。但是也不能說它沒有，這是佛法裡面講的空義。

【而心非動性。】

『心』是如如不動的，這就說合水不是動性，水的性是靜的不是動的，所以我們講水平。

【若無明滅。】

明滅就合風動，『若無明滅』，把「無明」比作風，無明滅了就好像風息了。

【相續則滅。】

『相續』是什麼？就是第七識、第六識，就可以滅了。

【智性不壞故。】

水的濕性是不變的，不改變的。法與喻合起來講，法是講心，心就是此地講的『智性』，比喻裡面說的水，水是濕性，所以我們要曉得，哪一個比喻哪一個要搞清楚。把水的濕性比喻心的「智性」，把風比作無明，把波的動比作第六識、第七識，主要的是比這兩個。如果要是泛指，可以說八識五十一心所都包括在其中，全都是無明。智性不可壞，就如同水性濕性不可壞，這個相續相可壞，如同動相可壞，沒有風的時候動就沒有了，有風才有浪，沒有無明就沒有八識五十一心所，無明是風動，有了無明這才有八識五十一心所。我們現在曉得，八識五十一心所是從無明來的，是從無明生的。可是我們今天想斷無明那個不容易，為什麼？無明在最深一層。

我們現在要覺悟，覺悟了之後我們要在相續相上下功夫，就是說可壞的這部分我們下功夫。分別心，它有的時候分別，有的時候不分別，它是相續的、可壞的。執著，有時候執著，有時候不執著，縱然是我執、法執這是堅固的執著，是念念相續從無間斷。既然講從無間斷，可見得它還是有間斷的時候，轉識成智它就斷了。因此，在修學最初方便，諸位一定要曉得，就是分別執著，我們要分分淡。這一下斷斷不了，天天能夠淡薄，這就是功夫得力，修行精進。我們想想，我們去年的分別心、執著心跟今年比較，如果還是差不多的，這功夫沒有進步。如果說確實淡了很多，你的功夫得力了，你有進步了；如果今年這個分別執著比去年還要深，那你就退步了。這是測驗自己的功力到了什麼境界。問別人全是假的，別人哪裡曉得？不知道。別人給你說的也是安慰，也不是真的，真正的

測驗是自己測驗自己。下課了。